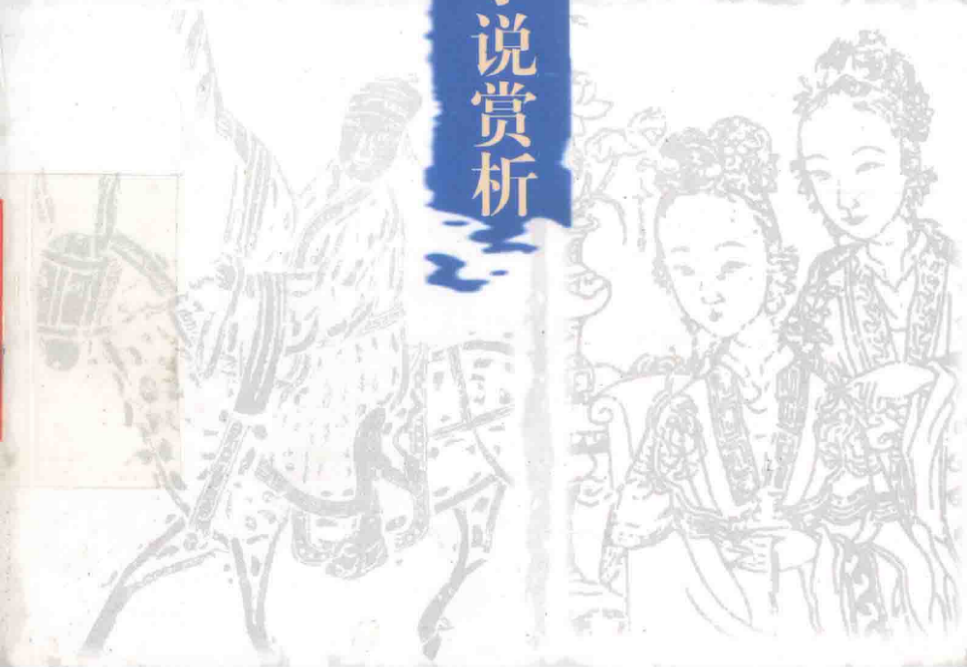


少年古典文学欣赏文库

明天出版社

王恒展

历代白话小说赏析



明天出版社

历 代 白 话 小 说 赏 析

王恒展

《少年古典文学欣赏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许 平

副 主 编 主传文 李茂肃

编 委 薛祥生 张传实 刘海栖

少年古典文学欣赏文库

历代白话小说赏析

王恒展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0.625印张6插页 420千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32—2675—5

I·597 定价:21.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





《碾玉观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滕大尹鬼断家私》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灌园叟晚逢仙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出版说明

为了提高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 ability，从祖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批判地吸收有益的思想营养和艺术经验，我社特编辑出版这套《少年古典文学欣赏文库》。

这套书选辑历代游记、传记、书信、议论文、寓言故事、叙事诗、抒情诗、山水田园诗、词曲、辞赋及文言短篇小说、白话短篇小说等各种体裁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加以注释和评介，分册出版，以帮助读者阅读和欣赏原文，理解原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本书在作者介绍、注释、评介中，均力求准确简明，深入浅出，文字通俗易懂。

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及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殷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明天出版社



序

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与文言短篇小说是同流异派的两种文学体裁。书面文学源于口头文学，小说当然也不例外。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便创造了许多优美动人的神话和传说，创造了许多富有哲理的寓言故事，这些群众的口头文学创作，后来被文人用文言的语言形式记录下来（当然文人也有自己的创作），便成了文言短篇小说的嚆矢；而进一步口耳相传，讲故事以悦性情，便形成了后来的讲唱文学——“说话”伎艺。东汉时期，班固著《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小说家”正式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与诸子列在一起。又列举了十五种小说的名字，并作了小注，并概括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就清楚地说明：书面的文言短篇小说源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民间口头创作。

汉魏六朝时期，文言短篇小说有了长足的发展，口头小说也没有因此消逝，而是仍在流行，仍在发展。据文献记载，汉代以前宫廷中就有说笑话以供乐的“侏儒”。汉代文物说书俑的出土，更以实物证明：在汉代，“侏儒”除了说笑话之外，也说书讲故事，以供统治阶级娱乐。三国及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史书



中，这类记载就更多了。如《三国志注》就引《吴质别传》说吴质曾召优人“说肥瘦”，《魏书·蒋少游传》、《北史·李谐传》、《南史·陈始兴王叔陵传》等都有类似的记载。隋朝的侯白不但能讲说，还写了文言的《启颜录》。可惜的是，我们还见不到用白话记录的这些口语小说，因此不能断定那时就存在书面的白话短篇小说。

到了唐代，这种说书或说故事、讲笑话的伎艺已发展成为一种行业和职业，这就是“说话”。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元稹的《酬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中有“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的诗句，他在自注中说：“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据宋代罗烨《醉翁谈录》所收的《李亚仙不负郑元和》记载，“一枝花”是长安妓女李亚仙的别名，也就是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所写的传奇小说《李娃传》中的李娃。根据《李娃传》记述的故事情节，若没有相当的铺叙和描写，无论如何是不能说四个多小时的。由此可以想见唐代“说话”的艺术水平，也可以看到“说话”与文言传奇小说的关系。另外，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有“因弟生日观杂剧，有市人小说……”的记载；郭湜的《高力士外传》中有“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的记载。前者的“市人小说”、后者的“转变说话”无疑都是唐代的口头小说——“说话”。而清末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五代敦煌卷子写本，更以大量的实物，证明唐代“说话”伎艺的存在。其中的许多所谓变文，



原来并无题目，题名是王重民等先生在编《敦煌变文集》时依故事内容拟补的，这些故事多半与佛教无关，难保不是“话本”。另有三篇，则可以大胆肯定是“说话”的“话本”无疑了。一篇题名为《庐山远公话》，无可争议；一篇原无题名，但结尾处有“画本既终，并无抄略”字样，原物有文无画，今人据此题名《韩擒虎话本》，当无错差；一篇题名《叶净能诗》，但体裁为散文，与话本相同，有人认为“诗”字系“话”字之误抄，很有道理，当也是“话本”。这些所谓的变文和话本应该是我国小说史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由于这些作品或残缺不全，或错讹连篇，艺术上也十分幼稚，所以本书未选。

宋、元时期，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队伍逐渐壮大，对文化娱乐的要求不断提高，于是各种演唱伎艺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说话”伎艺作为市民文化娱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迅速发达起来。宋代的城市中已有专门的娱乐场所，这就是所谓的勾栏瓦舍。这里百戏杂陈、笙歌喧天，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说话”便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伎艺之一。另外，在街头茶肆、乡间村落，也有“说话”艺人的活动。据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东坡志林》记载：“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诗中也曾提到盲艺人在乡间演唱蔡中郎的故事，《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据宋代文献《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醉翁谈录》等记载，当时的“说话”艺人不但为数



众多，而且已有了较为细致的分工。根据这些记载，可见当时的“说话”大体上可以分为四家：一、小说，又名银字儿，包括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二、说铁骑儿；三、说经，包括演说佛教经书、说参请、宾主参禅悟道等；四、讲史，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在当时已出现了专说“三分”的霍四究和专说“五代史”的尹常卖。四家之中，最重要的是“小说”和“讲史”，而尤以“小说”的影响最大。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当时“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倾刻间提破。”吴自牧《梦粱录·小说讲经史》也有类似的记载，可见当时的普遍意见。关于“小说”的内容，现在不少人认为基本上取材于现实生活，但从当时人的记载来看，取材于旧籍者也为数不少。《梦粱录·小说讲经史》中有“记问渊源甚广耳”之语，其中“记问渊源”四字，当指古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记载尤详：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传奇，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瑋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

文中所载的《太平广记》、《夷坚志》等书，都是文言小说集。《瑋莹集》虽未见其书，大概也与《太平广记》等同属一类。特别是《绿窗新话》一书，顾名思义，即可见其与“说话”伎艺之间的关系。而究其内容，一百五十四篇，绝大多数都是从旧籍中节录而来的。若将这些篇目与现在所知的宋代话本名目对



照，便会清楚地发现：其中的许多篇目曾被用做“说话”的材料。从这一演化关系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大胆地说：白话短篇小说是文言短篇小说的形变、改编，而文言短篇小说即是话本小说——白话短篇小说的底本。

在宋、元时代，不但有“说话”伎艺，有从事“说话”伎艺的艺人，而且随着行业的兴盛，艺人队伍的发展壮大，还出现了一些相应的组织。“说话”艺人有自己磨砺唇舌、切磋技艺的组织——雄辩社。专门替“说话”艺人编写底本的下层文人则有自己的组织——书会。这些文人则被称为“书会先生”或“才人”。“说话”伎艺产生的初期，艺人并没有底本，“说话”的内容像今天的某些说唱伎艺一样，靠口传心授。宋元时虽有了底本，但多用浅近的文言写成，文字也比较简略，只记主要故事情节或诗词，像今天所能见到的《绿窗新话》一样。艺人说唱时再临场发挥，灵活运用。后来，“说话”艺人在说唱中不断加工，书会才人在编写底本的同时也对流传的话本加以整理提高：才逐渐有了可供案头阅读的话本小说。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主要有两类：讲史话本和小说话本。从数量来看，尤以小说话本为多。讲史话本一般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篇幅较长，后来发展为长篇章回小说；小说话本则逐渐形成艺术上较为成熟的白话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无疑是我国小说史上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为我们今天见不到宋元时期刊印的这些白话短篇小说，所以本书也难以入选，而只能从此后的刊本中选一些今人公认的宋元时代的作品。